

1

仆 人

请对您的仆人开恩吧，我的女王！

女 王

集会已经开过，我的仆人们都走了。

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呢？

仆 人

您同别人谈过以后，就是我的时间了。

我来问有什么剩余的工作，

好让您的最末一个仆人去做。

女 王

在这么晚的时间你还想做什么呢？

仆 人

让我做您花园里的园丁吧。

女 王

这是什么傻想头呢？

仆 人

我要搁下别的工作。

我把我的剑矛扔在尘土里。

不要差遣我去遥远的宫廷；

不要命令我做新的征讨。

只求您让我做花园里的园丁。

女 王

你的职责是什么呢？

仆 人

为您闲散的日子服务。

我要保持您晨兴散步的草径清爽新鲜，

您每一移步将有甘于就死的繁花以赞颂来欢迎您的双足。

我将在七叶树的枝间推送您的秋千；

向晚的月亮将挣扎着从叶隙里吻您的衣裙。

我将在您床边的灯盏里添满香油，

我将用檀香和番红花膏在您脚垫上涂画上美妙的花样。

女 王

你要什么酬报呢？

仆 人

只要您允许我像握着嫩柔的菡萏一般地握住您的小拳，

把花串套上您的纤腕；

允许我用无忧花的红汁来染您的脚底，

以亲吻来拂去那偶然留在那里的尘埃。

女王

你的祈求被接受了，

我的仆人，

你将是花园里的园丁。

“啊，诗人，夜晚渐临；你的头发已经变白。
你在孤寂的沉思中听到了来生的消息吗？”

“是夜晚了。”诗人说，“夜虽已晚，
我还在静听，因为也许有人会从村中呼唤。

我看守着，是否有年轻的飘游的心聚在一起，
两对渴望的眼睛切求有音乐来打破他们的沉默，
并替他们说话。

如果我坐在生命的岸边默想着死亡和来世，
又有谁来编写他们的热情的诗歌呢？

“早现的晚星消隐了。

火葬灰中的红光在沉静的河边慢慢地熄灭下去。
残月的微光下，胡狼从空宅的庭院里齐声嗥叫。

假如有游子们离了家，
到这里来守夜，低头静听黑暗的微语，
有谁把生命的秘密向他耳边低诉呢，
如果我关起门户，企图摆脱世俗的牵缠？
“我的头发变白是一件小事。
我是永远和这村里最年轻的人一样年轻，
最年老的人一样年老。
有的人发出甜柔单纯的微笑，
有的人眼里含着狡狴的闪光。
有的人在白天流涌着眼泪，
有的人的眼泪却隐藏在幽暗里。
他们都需要我，我没有时间去冥想来生。
我和每一个人都是同年的，
我的头发变白了又该怎样呢？”

早晨我把网撒在海里。

我从沉黑的深渊拉出奇形奇美的东西——

有些微笑般地发亮，

有些眼泪般地闪光，

有的晕红得像新娘的双颊。

当我携带着这一天的担负回到家里的时候，

我爱正坐在园里悠闲地扯着花叶。

我沉吟了一会儿，

就把我捞得的一切放在她的脚前，沉默地站着。

她瞥了一眼说：“这是些什么怪东西？”

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！”

我羞愧得低了头，心想：

“我并没有为这些东西去奋斗，

也不是从市场里买来的；

这不是一些配送给她的礼物。”

整夜的工夫我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地丢到街上。

早晨行路的人来了；

他们把这些拾起带到远方去了。

我真烦，为什么他们把我的房子盖在通向市镇的路边呢？

他们把满载的船只拴在我的树上。

他们任意地来去游逛。

我坐着看着他们；

光阴都消磨了。

我不能回绝他们。

这样我的日子便过去了。

日日夜夜他们的足音在我门前震荡。

我徒然地叫道：

“我不认识你们。”

有些人是我的手指所认识的，

有些人是我的鼻官所认识的，

我脉管中的血液似乎认得他们，

有些人是我的魂梦所认识的。

我不能回绝他们。

我呼唤他们说：“谁愿意到我房子里来就请来吧。

对了，来吧。”

清晨，庙里的钟声敲起。

他们提着筐子来了。

他们的脚像玫瑰般红。熹微的晨光照在他们的脸上。

我不能回绝他们。

我呼唤他们说：

“到我园里来采花吧。到这里来吧。”

中午，铎声在庙殿门前敲起。

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放下工作在我篱畔流连。

他们发上的花朵已经褪色枯萎了；

他们横笛里的音调也显得乏倦。

我不能回绝他们。我呼唤他们说：

“我的树荫下是凉爽的。来吧，朋友们。”

夜里蟋蟀在林中唧唧地叫。

是谁慢慢地来到我的门前轻轻地敲叩？

我模糊地看到他的脸，

他一句话也没说，四周是天空的静默。

我不能回绝我的沉默的客人。

我从黑暗中望着他的脸。梦幻的时间过去了。

我心绪不宁。我渴望着遥远的事物。

我的灵魂在极想中走出，

要去摸触幽暗的远处的边缘。

啊，“伟大的来生”，

啊，你笛声的高亢的呼唤！

我忘却了，我总是忘却了，

我没有奋飞的羽翼，我永远在这地点系住。

我切望而又清醒，我是一个异乡的异客。

你的气息向我低语出一个不可能的希望。

我的心懂得你的语言，就像它懂得自己的语言一样。

啊，“遥远的寻求”，

啊，你笛声的高亢的呼唤！

我忘却了，我总是忘却了，

我不认得路，我也没有生翼的马。

我心绪不宁，我是自己心中的流浪者。

在疲倦时光的日霭中，你广大的幻像在天空的蔚蓝中显现！

啊，“最远的尽头”，

啊，你笛声的高亢的呼唤！

我忘却了，我总是忘却了，

在我独居的房子里，所有的门户都是紧闭的！

驯养的鸟在笼里，自由的鸟在林中。

时间到了，他们相会，这是命中注定的。

自由的鸟说：

“啊，我爱，让我们飞到林中去吧。”

笼中的鸟低声说：

“到这里来吧，让我俩都住在笼里。”

自由的鸟说：

“在栅栏中间，哪有展翅的余地呢？”

“可怜啊，”笼中的鸟说，

“在天空中我不晓得到哪里去栖息。”

自由的鸟叫唤说：

“我的宝贝，唱起林野之歌吧。”

笼中的鸟说：

“坐在我旁边吧，我要教你说学者的语言。”

自由的鸟叫唤说：

“不，不！歌曲是不能传授的。”

笼中的鸟说：

“可怜的我啊，我不会唱林野之歌。”

他们的爱情因渴望而更加热烈，

但是他们永不能比翼双飞。

他们隔栏相望，

而他们相知的愿望是虚空的。

他们在依恋中振翼，唱说：

“靠近些吧，我爱！”

自由的鸟叫唤说：

“这是做不到的，我怕这笼子的紧闭的门。”

笼里的鸟低声说：

“我的羽翼是无力的，而且已经死去了。”

啊，母亲，年轻的王子要从我们门前走过——

今天早晨我哪有心思干活呢？

教给我怎样绾发；

告诉我应该穿哪件衣裳。

你为什么惊讶地望着我呢，母亲？

我深知他不会仰视我的窗户；

我知道一刹那间他就要走出我的视线；

只有那残曳的笛声将从远处向我呜咽。

但是那年轻的王子将从我们门前走过，

这时节我要穿上我最好的衣裳。

啊，母亲，年轻的王子已经从我们门前走过了，

从他的车辇里射出朝日的金光。

我从脸上掠开面纱，我从颈上扯下红玉的颈环，

扔在他走来的路上。

你为什么惊讶地望着我呢，母亲？
我深知他没有拾起我的颈环；
我知道它在他的轮下碾碎了，
在尘土上留下了红斑，
没有人晓得我的礼物是什么样子，
也不知道是谁给的。
但是那年轻的王子曾经从我们门前走过，
我也曾经把我胸前的珍宝丢在他走来的路上了。